连片雪花如飘飞的柳絮，在这灯火通明的小镇上空飘得十分温馨。

少女手持着油纸伞，一步一步在雪地上认真地走着。

街上的行人有说有笑，渲染了这片平和的土地。但少女似乎什么也感受不到，就这样平和地走在石板路上。小巧的红鞋碰撞着青涩的雪壤，沙沙地响着，犹如一匹骆驼，茫然地行走在白色的沙漠中。

她的一头青黑的头发，划过时空，似乎带走了什么，又似乎什么也带不走。

“老板，借住一晚。”她抬头看着这间不起眼的旅馆。眼里却好似装不下一件事物，宛如濒临破碎的一扇窗户，只有略带一点樱桃色的浅唇给她带来一点生气。她很美，却美得让人心碎。

“可是我们已经打……”伙计嘟哝到一半，却被老板止住了。

“客官，劳驾二楼。”

她点点头，眼神洞穿老板，飘向渺茫的远方。

“诶？”伙计疑惑地望着她一步一步地走过，绾头的红绡飘浮着，划过店内污浊的空气。“难不成她是？”

老板郑重地点了点头，看着少女飘忽不定的身影消失在了玄关处。

“是尊大妖。”

回答老板的，是尽头油纸伞收起的声响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我们的天空一直是黑色的呀？”

街头拐角处糖葫芦小摊前，束发小孩正牵着一名中年女子的手，边舔糖葫芦边问。

“很久很久以前，它其实是蓝色的。”

中年女子茫然地望着天空，回想起了过往，许久，她摇头叹息着，摸摸小孩的头。

“也许是太阳公公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等他哪天恢复了，天空就又会是天蓝色的了。”

中年女子微笑着，牵着小孩慢慢向着远方走去。

奇怪的是，似乎有一束光，照在了他们回家的路上，有一点温暖。

“也许是阳光吧。”中年女子在日记里写道。

少女跟随着二楼树妖的指引，走向了房间。

“原来是一间妖精开的旅馆吗。”

少女笑了，却带有一丝苍白。这意味着，也许会遇上不想见的妖。

“真打算一走了之？”

视野中突然出现一位玄色长袍的男子。

比如说这位。少女无奈地抬起头，眼里恢复了一点生机。

“那还能怎么办？”

男子笑笑。“这可不像以前的你啊。”随手扶了扶少女的丸子头。

“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走也赶紧走，别等什么时候你也被排挤了才知道后悔。比竟连太阳也能抛弃，更何况你这个耳目呢？”少女满脸写着疲倦，却依然安静注射眼前的男子。男子轻笑一声，脸上斜起的嘴角，一时竟不知道是戏谑还是微笑。

“耳目，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呢。”

“门口那位是？”

“不愧是你，除了发光外，真是对世间的事漠不关心呢。”男子嘴角的弧度上扬得更夸张了。“连白泽开的旅馆都不知道，那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。”

少女把伞负在身后，轻轻地微笑。“原来是白泽，怪不得这么熟悉。”

“你真不回去了？”男子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俊秀的五官变得十分凝重。

“不回去了。”少女摇摇头。

男子看着她脆弱的模样，心中不由升起了一丝怜意。“那你走吧，一路保重。”

少女一愣，似是没料到男子竟如此放过了自己。

“本来就和你没什么深仇大恨，他们剥夺你的神格已经下手够重了，真不知道还要叫我来做甚。”男子摇了摇眼前的几缕碎发。

“谢谢你，谛听。”少女如释重负。

“好好走走吧，以你的本事，倒也没什么值得顾虑的。”谛听将双手负于身后，慢慢踱出了门外。“其实是因为我也不一定打得过你啦。”谛听笑着，消失了。

门外的掌柜，记账的笔许久未动，一滴墨水，滴在了手边纸上。

翌日，少女步过走廊，朝柜台里的掌柜笑笑。

白泽只觉得她变了许多。

她轻轻地坐在一桌木桌前，静静地注视着门外未曾停歇的雪。

果然他们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吗。

少女托着腮，注视着黑色的天空。

白泽不知什么时候在她身边坐下了。悄声道：“这天空，真是远不及九阳同升时好看啊。”

少女偏过头，只是笑。

她本名金乌，掌管太阳，万物生灵，以她为养分。位列仙班时，妖力竟充沛到能一连升起九个太阳。飒爽的身姿立于九阳之上，是天空的王。

“那已经是过去了。”她呼出一口气，在冰冷的空气中化作一团火苗。飘散而去。“你呢，不是因为你的博学被选上去记事了吗，怎么到这里开旅馆了？”

“不也和你一样嘛。”白泽褪去了普通中年男人的外表，恢复成了白泽的模样。“金乌，你打算怎么办。”白泽看向她如冰般冷峭的脸，问道。

“我已经不叫金乌啦。”少女从手中取出百妖册，交给白泽翻阅。“就下来就随便走走吧，反正已经无所谓了。”白泽在百妖册中翻找着，发现那曾为金乌的榜首，如今早已易主。而金乌这个名字，似乎已经被除掉了。

“接下来，就好好享受一下身为‘人’的生活吧。”少女朝白泽摆摆手，走出了店外，从何而来，不知归处。白泽放下手上的百妖册，轻轻道：“连这个也不要了吗，果然已经变了啊。”

一人一把伞一袭红衣。

就下来就走走这个世界吧。

她平复着内心些许失落，带着一颗平静的心，走向了未来。

少女沿着雪后初晴的道路行走着，严格来讲，并不是晴天。天依然是黑色的，宛如世界置身于混沌腹中。

也许是长久的永夜早已使人们习惯了这类的生活，三餐如常，烟火依旧。

但终归会有些不方便，比如日晷，这类依靠太阳的工具早已派不上用场，只有那角落里蒙尘已久的滴漏发挥着它许久未曾发挥的余热，一瓢水，滴答滴答，时间变得可感，却又格外漫长。

或许此时恰是清晨，街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盏灯火。

偶尔也是有几声街坊准备买卖的器物碰撞声。或许这也是繁盛的大唐少有的安静。

就近找了家早点铺，点了一碗阳春面，开始品味起这百味人间。

灯火陆陆续续地从城中蔓延开来，宛若一盏盏青莲于拂晓时分悄然绽放，直至城中高耸的灯塔，不甘示弱地点燃了这片无边的黑暗，依稀可见的，是无尽雾霭后绵延的城池中同样的星火。

灯火阑珊处，却是捧着热乎乎的面呆立的少女。灯火映入她的眸中，宛若一条银河。

“姑娘不是城中人吧。”卖面的老者笑呵呵地看着深受震撼的女孩，内心翻涌起无限的感慨。

“老夫当年进城的时候，也是这般光景啊。”老者笑着，满脸的皱纹化作一朵朵涟漪，泛在了时光的长河里。沉浸在回忆之中的脸颊晕开了年少的几许轻狂的红晕。

少女轻笑，搁下还揣在碗边的伞，就近找了个位置便坐了下来，边吃着面，边看着巷陌中穿行的士子佳人，她打了个响指，微风拂过，恰经霜雪的梨树却在此时开出了漫天缤纷梨花，掺在雪花里，晶莹如许。

人们不由得被这寒冬里的奇特景象所吸引，愣愣地驻足仰望，似是在回味刹那的生意迸发。不多时，寂寂寥寥的街道便盈满了吟诗的士子与惊叹的路人。

冷艳全欺雪，余香乍入衣。春风且莫定，吹向玉阶飞。

老者回过神来时，已是梨花雨满天。

“怎么会……”老者喃喃道。老者分明感受到，就在刚刚的瞬间，一股磅礴却又温柔的妖力拂过了这片天地。分明就在 刹那，他多年等待的梦，竟然成为了现实。

“这……分明是柱枯树啊……”

老者言罢，却已是热泪盈眶。

少女饶有兴致地看着浸漫在花雨中的游者。看到那风轻拂过的花瓣散进天空中某束通透的光路中，思绪也不由得顺着灯光而去。

早些年还在苍穹之上的时候，依稀记得每年八月十五月圆时，月娘总是格外的忙碌。虽然劳累，却也是她最开心的时候，人间烟火弥漫的，是团圆的美好愿景，还有一两丝共享天伦的甜蜜。

她总是这么说：“天天晚上都在月宫看着，看遍了闺妇的愁思，看惯了游子的心伤，更看厌了缝衣的慈母缝到一半时突然停下的手指，嘴角突然泛起的一丝欣慰，却又是眉头泛起的几缕忧愁。只叹妾身法力尚弱，不能多偏心地分袒出几缕月光，去安慰一下他们几进支离的心。”

往往站在高处，看到的是无限风光，可她看到的却是卑微者无力实现的心愿。大概这也是仙人们都喜欢到月宫去的原因吧。

月娘总是那么温柔多情。人间的人们也能感受到月亮上不一样的光，或许有时还有一点错觉，月亮是不是一直在跟着我？一直为我这游子照亮无法到达的故乡。提及这些，月娘总会轻轻摆手，嘴角一丝温柔的弧度却说明了一切。月宫外有一株月桂，或许是长久以来温柔的熏陶，树枝没有太多的旁逸斜出，只有敲到好处的几展臂弯。月娘喜欢在月桂下捣饼，人间的桂花饼，正是月娘未履仙阁时在人间发明的。月桂的花瓣晶莹而又充满馨香，掺在饼中，是不可掩盖的主调。

月娘在八月十四便会早早地做好桂花饼，在八月十五时便趁早上不用上班的当，给各家神仙送桂花饼。而金乌呢，在仙台上留下自己的一小撮羽毛来发光后，便大踏步地前往月宫，坐在月桂下，等待着月娘串完一天门后回来时发现自己时的惊喜神情。从金乌很小的时候起，这就成为了八月十五的固定节目。小金乌总爱用自己的气息吹着月桂上的花瓣，看漫天纷繁的花瓣，一瓣一瓣地数着，度过这漫长的白天。偶尔吹着花瓣汇成一条龙，在天空中盘旋，正威风凛凛时，会被一声略带严肃的咳嗽声吓得浑身一哆嗦。“啊乌！你怎么又在欺负我的桂树！？”此时金乌总会尴尬地挠挠头，操纵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气息，使花瓣重新回附到树上。“嘿嘿没关系嘛，毕竟我的气息是时间嘛！”月娘总会无奈地叹口气，毕竟眼前这个女孩确实有着这样的能力。“过来吧。”月娘舒展着袅娜的身段走进了月宫，小金乌便兴冲冲地跟着跑了进去。月娘从殿中的朱色小阁里拿出一盒桂花饼递给金乌，轻抚着她的头发，轻声道：“喏，这盒是你最喜欢的双倍馅，以后要听话喔，这样才能有桂花饼吃。”金乌啊呜一口就吞下一块，鼓着嘟嘟的嘴含糊不清地答应着，心里却想着：虽然每次都是被这样威胁着，但结果无论自己怎么闹，都会有桂花饼吃。想着想着，嘴角不由自主弯出一个狡黠的弧度。月娘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，掐了掐小金乌胖乎乎的小脸，道：“每次这样说你都不听，将来长大了那可还得了？！要是这么任性下去，迟早会被丢出苍穹之外的呀！”月娘看着这茫然的小眼神和略带几点碎屑的嘴角，却又不由自主地笑起来，“说你将来是尊大神，我才不信嘞，大神哪里会像你一样不听话，一样任性，还这么可爱？”

金乌至今仍非常钦佩月娘，月娘说的话，竟全部变成了现实。只是可爱这一点，不知道现在还是否成立。应该，还成立吧？少女吸溜着嘴里的面，遥遥地望向门前的梨树，梨树的枝干有一丝月桂的影子，一样温婉如绸，一时兴起，感触至深，便悄悄地扭转了一下时间，让她重新焕发生机。让她在冬日里突然变成曾经最好的模样。也算是对摧残月桂那么多年的一点点小小补偿吧。也许再也不会回去那片天地里了，不知月娘现在，又在看着哪一家的聚散和离别呢？

老者似是从漫长的回忆中醒来，他缓缓走向少女，驻足在她身侧看向门外的梨雪，缓声道：“真美啊。”

少女轻轻一笑，也说了一句：“真美啊。”

两人目光对视一秒，都看到了彼此心中尘封已久的某坛陈酿，许多年后启封的那一刻，醇厚的酒香渴望他人的品鉴。

金乌放下筷子，想着：也许人间，也是个有趣的地方呢！

茫茫的大海与天际相接，和风习习，在幽寂的长夜里如蛰伏的巨兽，偶有涛声，浪卷依旧。浩大的苍穹如倾覆的棋盘，笼罩在大地之上，黑压压一片，如无炬之室，无主之地。

但大海总能使人心安，无论阴晴。吞吐云雾于无穷的远方，温柔地抚摸着近岸的石滩。石滩偶有一两声呼唤出海远归丈夫的妇女声音，也偶有几声稚童戏水时的无邪笑声，此后长无日光，灯塔是唯一的光，远航的人儿心中被风浪侵蚀却永浇不熄的，是家的方向。

“啊雄！在这里~”妇女扯着嗓子在岸边呼唤。“欸！就来，就来！”渔人收起渔网，将船靠岸，便立马如飞燕般跃下渔舟，系好船锚，从黑暗中跃向光明的岸上，捧起妇人的脸，兴奋得直揉。“紫啊，俺这一趟打了可多鱼呢！待明日入城，定能卖个好价钱，再给买几盘月香斋的上好胭脂。”妇人似是被这粗糙的手弄疼了，轻轻掐了男子的手，却没有把头从他手上转移出来。“每天尽在海上浪，可知我和囡囡在家里有多担心，这海上风又大，又没有光，万一……唉，下次早点回来，饭可都煮好了啊，囡囡等不到你回来，可是吃不下饭的呀~”妇人顺着男子的臂弯便倚靠在他的肩上，嘴上虽是责备，脸上却是幸福的微笑。“嘿嘿，下次俺一定早点回来……”男子挠挠头，搂着妻子便顺着灯塔下的小道步行回家。“明天记得买胭脂哈。”妇人的话顺着她们的足迹，洒落在石滩上。他们不知道，在海岸上坐着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，正慈祥地望着他们的背影。

“多好啊。”老人乐呵呵地抚了一把胡须，看向身边的年轻人。

谛听负手立于其旁，此刻内心平和而温暖。

“想不到你们执律司中竟还有你这般有闲情之人。”老人拄着木杖缓缓站起。一步一步地朝着海中走去。“这世间能陪老朽枉费一段亦似有亦似无时光的人不多了啊。年轻人，老朽还是挺欣赏你的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谛听振袖，对老者行了个礼。本意速回苍穹复命，却不曾想为这人间浓浓的烟火味所吸引，这种简单而质朴的情感，已经很多年未在上面感受到了。他轻叹一口气，却又很快微笑着向老人再做一揖。“鲲前辈，有劳了。”

老人木杖一点地，若是无意，却是有形。海水如遇尊者般恭敬地往两边退下，让开了一条直通海天交接的路。“已无扶摇意，但做渡水人。”老人喃喃道。

“请。”老人微笑抚手让路。谛听再回一礼，便走入水中。见其再揖，老者只是微笑。

谛听身后的海水在他踏